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命 題 紙

九十一學年度 中國文學系 轉學生招生考試
科目 文學概論 科號 103 共 1 頁 第 1 頁 附件 3 頁 *請在試卷【答案卷】內作答

- 一、 在分析詩歌作品時，讀者往往會因為關懷的重點不同而選擇不同的解讀策略。請運用妳／你偏好的解讀方式分析下列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 40%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見秋天，
當黃葉，或盡脫，或只三三兩兩
掛在瑟縮的枯枝上索索抖顫——
荒廢的歌壇，那裡百鳥曾合唱。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見暮靄，
它在日落後向西方徐徐消退：
黑夜，死亡的第二個自我，漸漸把它趕開，
嚴靜的安息籠住紛紜的萬類。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見餘燼，
它在青春的寒灰裡奄奄一息，
在慘淡靈床上早晚總要斷魂，
給那滋養過它的烈焰所銷毀。
看見了這些，你的愛就會加強，
因為他轉瞬要辭你溘然長往。

- 二、 請以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月色〉（見附件一）為例，(1)具體說明「人物」與「情節」在小說構造上的作用，(2)分析「月色」這個意象在小說中的作用。60%

馬運尼央長老是個得用「馬運尼央」這個敬投名稱^①做姓的。這是一幅瘦長而篤信宗教的教士，性情雖然激烈，却是正氣不阿。他的種種信仰心都是堅定的。從來沒有甚麼游移。他坦白地自以為認錯了上帝，填滿了上帝的種種計劃，種種意志，種種目的。

他在他那所鄉下禮拜堂裏長住宅的樹陰小徑上邁開大步散步時，有時模稜兩可裏湧出一個問題：「上帝爲甚麼造了這東西？」於是他就固執地尋覓答案，替上帝設身處地，結果幾乎一定是尋得着答案的。世上有佳人在一種度日的隱憂狀態的興奮之中，免不了喃喃地說：「主，你的計劃是不可測的！」而他却不如此；他想的是：「我是上帝的僕人，我應當照隨他做事的理由；倘若不照隨，我應當去消滅。」

他以為無論甚麼，總是帶着一種絕對而又可證實的邏輯在自然裏放和運的；種種的「爲甚麼」和種種的「因爲」乘來彼此互相平衡。曙光是爲了叫醒睡的人快樂而設，白晝是爲了禾苗的成熟，雨是爲了禾苗的滋潤，黃昏是爲了隱隱的預備，而黑夜是爲了睡覺。

^①馬運尼央（Martin）是天主教的一個最有名號。於十六世紀初在羅馬聖彼得王人聖殿本國，又於十九世紀中葉搬到了奧地利人。此處所指顯而易見。

四季對於農事的種種需要是完全相應的；這教士從來不會懷疑到自然原是沒有目的。他絕沒有懷疑到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將在時代和氣候以及物質的強硬需要之下屈服。

但是他却恨女人，他不自覺地恨女人，並且由於本能作用着不起女人。他時常講述基督的話，「女人，在你和我之間，可有相同的處所？」末了他應加上了一句：「可以說上帝自己也不滿意於這種作品。」在他看來，女人比詩人所談的孩子還不純潔十二倍。她誘惑了第一個男人拖累了他，並且永遠繼續她這墮落地獄的工作，這真是薄弱的生命，危險而且神秘地具有擾亂性的生命。並且他之憎恨她們那種具有致力的靈魂，尤甚於憎恨她們那種沉淪了的肉體。

他時常覺得她們向他表示溫和親愛，他雖然知道自己是攻不破的，不過却痛恨那種並且在他們身上顫動的戀愛需要。

在他看來，上帝之造女人不過是爲了引誘男人和試驗男人。所以非帶着種種防禦性的小心以及因爲陷罪而起的恐懼是不好和他們接近的。在事實上，女人的那種向着男人張開的嘴唇和伸出的胳膊簡直就是陷阱。

僅僅對於那些因爲虔信宗教而變成沒有害處的女教士，他才存寬大之心；不過却一樣強硬地對付她們，因爲他覺得，儘管他是一個教士，在他們那顆鎖住了的心的深處，在他們那受了委屈的心的深處，那種向他表示的不朽的溫和親愛，依然始終是活躍的。

他覺得在他們那種比男教士的眼光格外被信仰心調劑的眼光裏，在他們那種以真性的身分來參加的對上帝的陶醉裏，在他們對於基督而施的熱愛裏，都有溫和親愛的存在；這些事都是使他生氣的，因爲這是女性的愛情，肉體的愛情；就是在她們的柔順態度裏，在他們和他說話而用的聲音的和婉意味裏，在他們低垂的眼睛裏，在他們因爲遇着他用強硬態度相待而忍住的眼淚裏，無處不有這種可唾罵的溫和親愛的存在。

並且，每逢他抖着這袍從女修道院的門裏出來，就伸長了脚步急急走開了，如同逃離危險一樣。

他有一個外甥女兒，她和她的母親同住在鄰近一所小房子裏。他專心指望她能夠做一個服務於慈善事業的聖貞女。

如是笑貌的，天真的和愛嘲笑的。每逢這位教士說教，她就笑起來；而每逢他對着她生氣，她就熱烈地擁抱他，緊緊地擁住他，於是他便不知不覺地極力設法來解除這樣的包圍，然而這樣的包圍，却使他嘗着了一種甜美的快樂，在他心裏喚起了那種在世上男人心裏醞釀了的父性感覺。

他時常帶着她在身旁從田地裏的小路上走，一面老是對她談到上帝，談到他的上帝。她幾乎沒有聽見他的話，只去望望天色和花草，眼光裏顯然露出一種由於生活而起的幸福。有時候她爲了追逐一個飛的蟲兒就跑起來，隨後把蟲兒帶回來一面喊着：「看呀，舅舅，這東西真好，我多想吻他一下。」末了這種想和蒼蠅兒或者花苞兒吻一下的熱望，竟使這教士不放心了，生氣了，激怒了，原來他又從這些地方，發見了這個無法除根的溫和親愛始終在一切的女人心裏萌芽。

後來，有一天，教堂裏看守法器的職員的妻子——她是梅馬理尼夫長老管家務的——小心地告訴他，說他的外甥女兒有了一個情人。

他當時正在家裏刮鬍子，聽見那句話，他感到了一種可怕的驚慌，板着那張塗滿了肥皂的臉好半天透不過氣來。

等到他的心鎮定下來能想他說的時候，他就嚷着：「這是假的，你造謠言，梅拉尼！」

但是那個鄉下女人把自己的手擺在胸前：「上帝應當審判我是不是造謠言，堂長先生。我告訴您，每天晚上，她只等您姐姐睡了覺便去找他。他們總在河邊上會面。您只須在十點到十二點之間到那裏去看一看就夠了。」

他不刮鬍了，激動地走着，如同他平常有寬大的思想時候所表現的動作一樣。到了他後來重新着手刮鬍子的時候，一連在耳鼻之間割破了三刀。

在整個白天，他一直不說話，滿肚子全是怒氣。因爲對着不可克制的愛情，他在教士地位已經動了暈眩，此外，他又是道德上的家長，保護人和精神指導者，現在一個女孩子放蕩了他，褻瀆了他，玩弄了他，所以他的暈眩更其過度了；這種自私自利氣得說不出話來的情形，正是父母逼着女兒不聽父母勸導又不聽父母勸導而私自重選擇了配偶時所常有的。

吃過了晚飯，他強強去拿一點兒書，但他沒有能夠達到目的，終於越發越氣了。到了晚過十點鐘以後，他拿了他的手杖，一根粗大的榆木棍子，一根每逢他在夜裏去看病人必定帶着防身的粗棍子。隨後他那隻粗大結實的手拿拿起粗棍子像風車兒一般有威有勢地輪起來，一面喘着它發笑。末了，他忽然舉起了它，咬牙切齒用它敲着把椅子，那椅子閃了拆的靠背便倒在地板上了。

爲了到外面去，他拉開了門，但是走到牆前便停住了腳步，看見了那片幾乎從沒有異地的月色清輝，他竟因此吃驚了。

因爲他生來就有一種激動的聰明，一種爲教會裏的古代聖哲們——夢想派的詩人——所應有的聰明，這時候，他忽然覺得這片空明夜色的壯麗的美景教自己分心了，教自己受感動了。

在他這個被清輝浸透的小園子裏，成行的果樹，在小徑上映出它們那些剛剛長着綠葉子的枝柯的纖弱影子；那裏響到他住宅頂上的肥大的金銀花藤，吐出一陣陣的美妙甘芳的清氣，使一種香透了的情感在這溫和和明朝的夜色裏飄浮。

他深深地呼吸着，如同醉漢飲酒一般吸着空氣，並且從容地信步往前走，心曠神怡，幾乎忘了他的外甥女兒。

一經走到了田地裏，他便停住腳步去玩賞那一整幅被這種具有愛撫意味的清光所淹沒的平原，被這空明夜色的柔和情趣所浸潤的平原。成羣的蟬聲不住地向空中放出牠們的短促而有金屬性的音調，遠處的夜鶯吐出牠們那陣使人茫然夢想的串珠般的音樂，吐出牠們那陣對着月色誘惑力而起的清婉顫動使人渴望擁抱的音樂。

長老這時候又開始走動了，心裏失掉了勇氣，但是却不知其所以然。他覺得自己陡然衰弱了；竟想坐下來，竟想留在那裏不動，竟想從上帝的作品裏去認識去讚美上帝。

遠處，一大行白楊樹隨着小溪的波折向前蜿蜒地伸長着。一層薄霧，一層被月光穿過的，被月光染上銀色並且使之發光的白色水蒸氣，在河岸上和周圍浮着不動，用一層輕而透明的棉絮樣的東西塞住了溪水的潮流。

教士又停住自己的脚步了，被一陣溫柔感想，一陣越來越大而且無法抵抗的溫柔感想徹底打入了心裏。

一種疑慮，一種泛泛的不安侵入他的心子；他覺得自己心上生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他有時間看自己的那些問題中的一個。

上帝從前爲甚麼造了這些東西？既然夜是注定給睡眠用的，給停止意識用的，給休息用的，給人忘却一切用的，爲甚麼又使它比白晝更有趣味，比黎明和黃昏更柔和？好些過於微妙過於意味深遠的事物對於強烈的光線既然不相宜，爲甚麼這個月球，這個態度從容使人感到誘惑而且比太陽富於詩意的月球，竟像是被上帝注進來小心翼翼地照明這些事物一般，把黑暗世界照得透明透亮？

爲甚麼鳥雀中的那些最善於歌唱的，不像其餘那些一樣同去休息，偏偏在這種使人動聽的陰影裏歌唱？

爲甚麼有這種投在世界上的半明半暗的薄暮？爲甚麼有心旌的飄動，心靈的感慨和肉體的疲勞？

既然人到夜裏靜在牀上睡着，爲甚麼又有這種不被世人看見的誘惑力的發展？這幅絢麗之美的景物，這種從天上投到地上的無邊幻境，究竟是爲誰而設的？

長老終於是一點也不明白了。

但是他看見遠遠的處所，草灘①的邊上，那些單在發光薄霧裏的樹叢底下，有兩個並肩而行的人影兒冉冉出現了。

男人比較高大一些，挽着他那女朋友的脖子，並且，偶然還吻一吻她的額頭。那幅單着他們如同爲他們而設的仙境般的景物本來是靜止的，現在陡然被他們搞得它活動起來

①草灘是這座島嶼，島嶼用沙石和古樹遺棄地處在這種無以作誌的一塊島嶼。

了。他們兩人像是一個單獨的生命，那個懷着天意來享受這個靜悄悄的夜景的生命；他們對着教士走過來了，儼然像一個活的答案，那個由教士的主問教士的疑問而投下來的答案。

他站着不走了，心裏跳得很急，精神感到彷徨；他相信看見他們的「聖經」上的甚麼事迹，如同路得和波阿司的戀愛②一樣，那正是「聖經」所談的上帝意旨在一種事業中的實現。於是「雅歌」③中的好些篇章，烈火樣的呼聲，肉體的召喚，那都灼人的溫柔詩集的全部熱烈篇章，都開始在他的頭腦中間共鳴了。

他向自己說：「上帝也許是爲了用理想世界掩護人類的愛情，才造了這種月夜。」

他終於在這一對始終走着的親切的人兒之前面後逃却了。然而那就是他的外甥女兒；於是他問自己：他是否快要反抗上帝。既然上帝明顯地用一幅如此清幽的景物去阻礙愛情，他難道不容許愛情嗎？

他逃走了，精神恍惚，幾乎有些慚愧，如同他到一所不應當進去的異教廟宇中進去了「一回似的」。

②路得(女)和波阿司(男)是他們「聖經」中的一對情人，是「雅歌」中的「路得記」。

③「雅歌」亦是「聖經」中的一部，其內容極其熱烈而感傷。